

凡人微光

# 郎师傅

■王天瑞

郎师傅在颍河局家属院看门 10 年了,从 60 岁看到 70 岁。有人叫他郎叔,有人叫他郎伯,孩子们叫他郎爷爷,也有不少人叫他郎师傅。郎师傅说:“名字就是个代号,你一叫,我一应,咱俩沟通上了,接着就可以说事了。”

10 年前,颍河局家属院没人看门,没有物业,区里来检查卫生,没跑,准是最后一名。全局同志都在这个院里住,谁脸上也无光。

赶紧找看门人!看门,至少需要两个人,一个人顾不过来,因为日夜值班,需要休息,需要吃饭。这时吴局长想起了郎师傅。郎师傅小时候上过武校,会踢旋风脚,会翻跟头。参军后,在师宣传队演节目。边疆形势吃紧,郎师傅坚决要求去战斗,首长把他分到了侦察连。他严格要求自己,刻苦训练。战斗中,他曾一梭子弹消灭敌人一个班,荣立三等功。在与敌人相持中,他担当狙击手,冷枪杀敌,曾消灭 20 多个敌人,荣立二等功。退伍回乡,组织安排他进豫剧团当职工。演节目时,他有时扮个特务甲,有时扮个匪兵乙,有时喊喊口号,有时翻翻跟头。演出转场时,他特别勤快,拆台、装台、搬运道具,谁叫干啥就干啥,人们尊称他是“剧团好人”。60 岁那年,领导找他谈话,通知他退休。他觉得自己还年轻,就要求再干两年,领导说,退休是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,辛辛苦苦几十年了,歇歇吧。他只好服从安排。

刚办完退休手续,吴局长就找上门来:“郎师傅,到我们家属院再干两年吧!就是物业费少点儿!”郎师傅说:“我有退休金,还是个老党员,啥物业费,咱不为那个!”吴局长把事情说得明白:“在别的小区看门,每个人的月工资是 3000 元。我们家属院 5 排小平房,100 户人家,一家一个月收 30 元,总共才收 3000 元。我们邀请你们两口去看门,不知你是否愿意?”郎师傅说:“这个事

就这么定了。”

嗨,有人看门与无人看门就是不一样!郎师傅两口刚来一星期,家属院就变样了。垃圾清运了,角落打扫干净了。豫剧团美工师帮忙在墙上画出“文明彩绘”。局里出资在大门外建了个小广场,还抬来一个石头大棋台。这样,每天早晚,人们就可以在这里闲聊、下棋、跳舞了。

相比较,还是郎师傅表演的节目更吸引人。他踢旋风脚,能在空中转一圈多。他翻跟头,能连着翻三四个。人们惊叹:“这老头,还真不老!”郎师傅说:“不中了,过去能连着翻一二十个,现在翻得少了,速度也慢了。”

近一年多,家属院里冷清了、萧条了。颍河局在东区新建了办公楼,职工们已到新楼上班,那里离这儿 15 里远,不少人家在东区买了住房,家属院逐渐闲置下来。

突然有一天,二三十个戴安全帽的人来到家属院转了一圈。郎师傅问他们是干什么的,他们说:“老师傅,这片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了,很快就开工,你也不用看门了。”郎师傅心想,如今家属院的住户都搬走了,自己再看门已没有意义,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搬回了家。

过了一天,吴局长带人 come 向郎师傅表示感谢,得知郎师傅已经走了,就问办公室的韩主任:“物业费结清没有?”韩主任尴尬地笑了:“有一年多没收物业费了!”

吴局长拨通了郎师傅的电话,说:“郎师傅,您辛苦了,您为我们局的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,今天,我代表全局同志来向您表示感谢哩!另外,还有物业费没有给您结清!”

郎师傅说:“物业费不讲了,我有退休金,钱花不完。吴局长,我还得感谢你们哩,你们给我提供个看门的机会,让我欢乐十来年!”

吴局长说:“郎师傅,您等着,韩主任明天上午把物业费给您送到家!”③22

心灵感悟

## 写秋天

■翟明

在这个天高气爽的时候写秋天  
就写大雁  
从北国到江南  
大美山川  
从春来到秋去  
感慨万千  
谁不在岁月间盘桓  
走南闯北感世间冷暖  
看风霜浸染鬓间

在这个橙黄橘绿的时候写秋天  
就写奉献  
从秋耕到夏收  
笔锋连绵  
从夏播到秋收  
细节丰满  
我坐在办公室奋笔  
怎比得上老农在乡间  
任汗水打湿衣衫

在这个傲菊凌霜的时候写秋天  
就写期盼  
从秋走到冬还  
把握今天  
从霜覆到雪飞  
完美收官  
无论春朝还是秋日  
我都借笔触表白余年  
对事业披肝沥胆



人与自然

## 秋雨

■飞鸟

秋雨淅淅沥沥,无雷无风无闪电,不紧不慢地飘落,把天与地连成一体。

温润而冷静的秋雨如人到中年,经历了春的萌动勃发,经历了夏的恣意张扬,沉淀下来了,硕果累累。世俗的责任、生命的担当,都在一盏清茶或一杯浊酒里,微笑承受,坦然面对。

农田低首的稻谷、荒野弯腰的草穗、枝头低调的果实,在秋雨中感谢着天地,感谢着自己。秋雨洗涤万物的目光变得深沉,懂得凝望奋勇向上的蜗牛,也理解铩羽坠落鸟儿的疼痛。

落雨身闲,可以读几页闲书。既然是闲书,自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,不需要强记某个段落,不需要忐忑押没押对考题,随心而读,品味字里行间深藏的韵味。

凭窗望雨,细密如织,须臾之间,心神澄澈。沙沙沙,秋雨落在窗前的鸡冠花上,花朵红若彩霞;啪嗒啪嗒,秋雨敲打窗上雨棚,如珠落玉盘。此情此景,让人思接千载、心游万仞,浑然不知如今是何年何月,身在何处……

我寄居北京房山星城,在丰台上上班,坐地铁通勤。秋雨绵绵,从车窗往外看,马路上绵延的车辆、树叶泛黄的园林,都笼罩了一层蒙蒙水雾。地铁在其间穿行,如行仙界,自有一种神秘乐趣。

地铁里的北漂人,面容各异,共同演绎写字楼里的喜怒哀乐。人同草木,也自然如草木般春暖花开、夏日葳蕤、秋收丰盈、冬老敛藏,周而复始。

房山线地铁多行在高架桥上。以前觉得,地铁顾名思义就是地下运行的列车。世间很多偏见,多是因认知低下、经验主义、眼界狭窄而生,导致自己成为井底之蛙。比如秋雨,很多人觉得秋雨让人悲伤。一些诗词似乎作了佐证,“不堪红叶青苔地,又是凉风暮雨天”“春风桃李花开日,秋雨梧桐叶落时”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……其实,秋雨就是秋雨,是你看秋雨时把心境投射秋雨上了。你眼中的秋雨,就是你。③22

时光烙印

# 一件红线衣

■张颖

前几天,秋风乍起,天气渐渐凉爽。我在找外套时,翻到了一件珍藏多年的红线衣。拿在手里,心潮澎湃,思绪万千,看到它仿佛看到了父亲拉架子车送货的身影……

想起来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。当时农村经济发展还比较缓慢,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,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日子过得很拮据,家里人口又多,没有能力供养每个孩子上学。

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父亲是老思想,重男轻女,为了供我上学,就让她们三个辍了学。父亲早年参加革命,后转业回乡务农。由于他不识几个字,就下决心让我好好读书,指望我将来能有个好工作。

那时候,我们村子地处偏远,很多人没出过远门,只有过年走亲戚才离开村子十里八里路。路也是很窄的土路,每逢下雨,泥泞难行。货物运输主要靠人力。为了供我上学,父亲东挪西借买了一辆木制架子车,从老家附近一个县城拉货送到另一个县城,两地相距二百多里,一趟能挣两三元钱。

每到星期天,母亲就会带着我和姐姐走十多里路去接父亲。我们每人手里拿一条绳,拴在架子车上,一起把货物拉回家。父亲在家住一晚上,第二天我们送他几里路,他自己再把货物送到县城。

那一年的秋天,母亲感冒,就让我 and 姐姐去接父亲。已是农历九月下旬,天气渐渐转凉,刚长出的麦苗在风中不停地摇曳。太阳快要落山了,晚霞染红了天边,映红了大地。村民们总是不闲着,有的拿着铁锹在平整土地,有的在拔草,有的在拾柴,孩子们则翻着大块坷垃找蟋蟀。不时有大雁从头上飞过,那些孩子便放弃寻找蟋蟀,跟着大雁跑。

“看,爸在那儿!”我和姐姐不约而同地手指前方说。

我看见父亲弓着腰吃力地拉着一架子车货物向我们走来。尽管已是深秋,风吹在人身上凉凉的,可他的粗布上衣还是被汗水湿透。他喘着粗气,脸色发黄,见

到我们便停了下来。他用手拂去脸上的汗珠,有气无力地说:“还好,你们来了。坐下歇一会儿吧。”

看到父亲憔悴的面容,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浸透的衣服,想到还躺在病床上的母亲,我的心里一阵酸楚,泪水打湿了双眼。我小声哭着对父亲说:“我不想上学了……我想替你干活……”

父亲诧异地看着我,嘴唇微微发颤,一抬手向我的脸打来,我吓得紧闭双眼。但他的手没有落下来,我知道他不舍得打我。

“孩子,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呀!我们再苦再累也一定想办法供你上学……”

我看见父亲瘦弱的身躯转向一边,悄悄地抹泪。姐姐也哭了。我们默默地在地上坐着,直到很晚才回家。

第二年,我如愿考上了大学,全家人高兴万分。我那时不知道节俭,总想多带点钱,尽管家里生活很困难。每到新学期开始,母亲总是喋喋不休,说我花钱太多。父亲为了多挣钱给我,其他人拉八百斤货物,他却要拉一千斤,又不舍得吃好吃点,身体透支得厉害,很快就病倒了。

在我大学期间,虽然家里经济条件还是不好,但父母省吃俭用,有时向亲戚邻居借点钱,尽量多给我一些,所以我吃的穿的并不比别人差。

这一年秋天,校园里流行的男装是浅红色线衣,看到一些男生穿,我很羡慕。那时虚荣心极强,便写信让父亲买毛线请人织一件寄过来。大约过了二十天,包裹寄来了,我小心打开,一件崭新的浅红色线衣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匆忙把它穿在身上,又发现线衣一角有褶皱,打开,里面藏了十五块钱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父亲治病的钱。为了不让家人知道,他在寄线衣时偷偷地把钱缝在了线衣一角。

父亲在我毕业不久因积劳成疾去世了。如今三十五年过去,每到天气变凉需要加衣服时,我都会想起那件浅红色线衣,想起瘦弱的父亲拉着架子车送货的情景,想到自己年轻时的虚荣,心里有无限的愧疚。③22